

# 最忆是端午

吴梅英

祖母双手用力端起箬箕,将箬箕里沥干的米慢慢倒入大饭盆。她整个身子微微上仰,小腰向后倾斜。倒完米后,把箬箕倒在饭盆上,用力拍打箬箕底部,清空卡在箬箕篾缝间的米粒。

橙黄的米填满整个饭盆,一种粽子的香味就萦绕在鼻尖。这怎么可能?包粽子的箬叶还刚从水里沥出来呢,绑粽子用的棕桐丝也刚刚撕出来,煮煮过的豆沙还放在大铝锅里,等着祖母加糖细碾。

但我明明闻到了粽子的香味,从菖蒲潭里菖蒲逐渐长高,烧灰碱用的柴从山上砍回,田里的秧苗被一簇簇拔起,这种香味就开始弥漫了。也许,香味是随着时令而来的吧,它并不依附于粽子本身,像草木一样,时间一到就嗖嗖生长了。

“狗鼻子啊!”祖母摇着头笑。她穿一件蓝色斜襟衣服,蓝色卡其裤,不多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。将准备好的红糖倒入大铝锅,拿过一个木锤子,她耸着一个肩膀,反复碾锅里的红豆。

今年的粽馅一定要大,我咬一口就想吃到豆沙馅。我说。

红豆很快失去颗粒状,抱成团,软成泥。祖母将大铝锅放到我面前,让我自己动手做馅。木勺子往水桶里舀了三次水,手放脸盆里洗过三遍。轻轻抓起一把豆沙,学祖母的样子,做出一个个圆形的馅球,摆放到木质的长方形果盘里。

想吃就吃一个吧。祖母说。

捡一个自己刚做的小馅球,送到嘴边,小口轻咬,豆沙特有的甜香瞬间弥散齿间。

妹妹跑来了,抓起一个就吃。

姐姐也来了,也要吃。

吃了一个,还想吃两个,三个。

“不能吃了,再吃馅不够了。”祖母说着,将盛放豆沙馅的果盘摆到了高处。

我和姐姐不吃了,妹妹也够不着。一个个圆形的豆沙馅整齐码在高高摆放的果盘里,像一个个赤褐色的诱惑,散发着动人的光泽。

“你看着奶奶包。”从一摆碧绿的箬叶里抽出一张,祖母十指转动,飞快折出一个三角形。我找出顶小的一张箬叶,笨拙模仿。很慢很慢地,祖母一步步演示。她的手指纤巧灵动,拿在她手里的箬叶似乎特别乖巧。

不懈努力之下,我终于包出第一个粽子了!它小小的,蹩脚的,以一种稚嫩的模样执拗而羞怯地立在桌子上,在祖母包的一摞俊俏匀称的粽子旁边,用一种夸张的方式宣泄着生命初始的喜悦和自豪。

“我妹(孩子)真厉害!”祖母看看粽子,看看我,一个劲夸奖。

我心信心满满地开始包第二个。

左邻右舍都来了,女人们围在大饭盆周围,有说有笑。一双双白皙的手舞动在橙黄的米上,箬叶翻飞,细细的棕桐绳捆扎粽子抽拉拉扯得吱吱有声。我迷恋这种声音,迷恋这厨房里欢腾的喜悦,迷恋女人们不时时的夸奖。我的腰板挺得直直的,人似乎一下子长高了,手上的动作越发沉稳有序。成长就是这样,是瞬间的事情,是包一个粽子的过程。我尽量克制自己的喜悦,想让人看起来比我的姐姐更加成熟。

伟菊妈是邻居中包粽子顶厉害的一个,特大的“格粽”都交给她包。她夸赞着看我一眼,双手飞快地包着格粽。一个格粽有大碗一般大,她一只手五指使劲张开,抓住裹上箬叶的格粽,另一只手沉着地往粽子上套棕桐绳。套住了,她低下头,牙齿咬住棕桐绳的一端,直直地往外拉。

据说格粽越大,人吃了就越有力气。

端午这几天,田地里劳作回来的祖父和父亲,擦把汗,沉着脸坐到饭桌前,格粽就端上来了。大大的格粽盛放在青花大碗里,一个粽高高翘出在碗沿上面,泛着金黄的糯糯的光泽。

田抵高挂着,田锄就不会倒。祖母说。高挂的田抵让一家人心安。屋后田岸上,刚插过的秧苗风里轻轻晃动,一行行一列列,薄薄绿拂动着。一道道田砌坚实撑起一陇陇田,丰收的希望向着山巅呈梯状铺展。

“艾包”是每年都要包两个的。祖母捡大箬叶,结实实包一个大艾包,包成四方的砖块形状。没有馅的艾包,要等到所有粽子吃完了才打开,一片片切了,放锅里用油煎得金黄。我从来不喜欢吃。但又有什么要紧呢,关键是包了艾包,家里的牛这一年就有力气了。牛刚刚喘着气忙过春耕,够辛苦的了。祖父心疼牛,祖母心疼祖父。将所有的心疼全包进艾包,艾包多壮实,家里的牛,就有多壮实。

我独爱小个的豆沙灰粽。

包好的粽子放大铁锅里柴火慢煮,热气从木质大锅盖的缝隙里漫上来。我一次次跑进厨房,不断往灶膛添加柴火。火苗熊熊舔着锅底,像炽热的渴望,贴着锅底

向上蔓延。

最后一次跑进厨房时,粽子终于煮熟了。姐妹们挤在锅灶前,看祖母从热气腾腾的大锅里捞出一串。甩着手,剪去棕绳,拆开箬叶,一个金黄香糯的粽子就出现在眼前,黑黑的豆沙馅隐约可见。

“要先吃下四个角,以后不怕牛。”祖母说。

我于是总在端午节使劲。每次吃粽子,都乖乖先咬下四个角。我一边咬着粽角一边想牛,咬一个角,被牛顶的危险就减去一分。再次放牛时,我看向牛的目光就多了些果敢、一些傲气。我昂着头,踮起脚尖,伸长着手,挥动竹须,发出一声自信的轻呼:吁——

小一些的粽子,四个角煮掉,豆沙馅也露出来了。包在粽子煮煮过的豆沙馅,散去了红糖甜中那份额,味道特别好,全村小孩都爱吃。但孩子们似乎都不爱吃外面的粽子。吃完粽馅后,会将残余的粽子偷偷扔进泔水。我妹妹调皮,干脆拿了粽子站在猪栏门口,咬下四个角,直接吐进猪槽。母亲远远看见,气得拉直了脸,站在天井前扯着嗓子叫骂:没良心吃啊,不吃可不可以啊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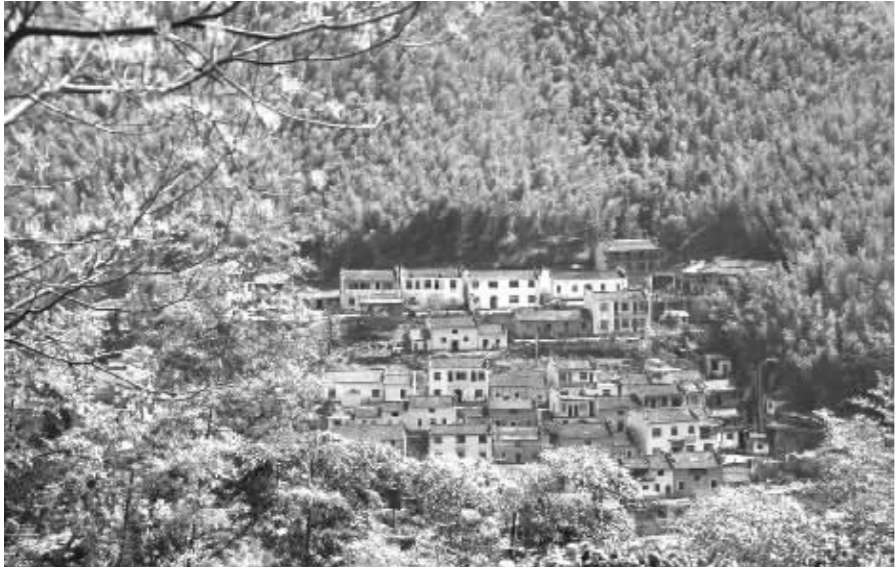
更有调皮的男孩,趁大人不在身边,将灰碱粽一个个摊在灶台上,开膛剖肚的,挖去整个豆沙馅。

“没良心吃啊!”大人看见了,跺着脚叫骂。

偷了粽馅的孩子早跑得没影儿了。男人们田里插秧,女人们房檐下忙碌。唯有孩子,只负责吃粽子。

# 竹海深处人家

陈雨君



横山镇柴九洋村处处皆风景。行走在山间小道,一颗浮躁的心,慢慢地沉淀了下来,如同这山村一般恬淡宁静。路边的黄色小花,星星点点,遍布草丛,颇有“落花归去马蹄香”的意蕴。

山里的民居,依山而建,浑然天成,朴陋无华。饱经风雨的洗礼之后,它们的生命力愈加顽强,像山里的老人一样。东坑岭、杨梅坵、花岗岩、西坑、满塘、扫帚塘、洋坑、确里、七屋、坳头、扫帚岭……从

一个个小村的名字不难看出,僻静而原始。都是古朴而泥土气息浓郁的小村落。往村庄的最深处进去,万亩竹海跌宕起伏,满眼的苍翠凝碧或栖于仰首的天窗,或定格于车窗的倒影里。

柴九洋村(原名豺狗洋)隶属铜钹山南麓,在旅游过度开发的今天,柴九洋原始村落依然是一块深藏闺中的处女地。在这里,石砌的乡间小路纵横交错,百年红豆杉遒劲参天,狗吠、鸡鸣,恬淡质朴的乡

村让人心静如水;远离纷扰和喧嚣,时光不紧不慢,日子过得信马由缰。

柴九洋是敬畏自然的。不管是万亩竹海的浩瀚无垠,还是百年红豆杉散落乡间的遗世独立,生命苍劲,忘却轮回。

在扫帚岭,举目眺望,5000亩竹海满眼皆绿。翠竹遒劲,顽强、阳刚,雄性的力量在植物上体现。不得不佩服于这片生机勃勃的热土,孕育了柴九洋苍葱凝碧的绿色世界。在七屋,一棵300多年的红豆杉是村里的制高点,树高百尺,树冠亭亭。村里的老人们相信每一棵大树都是一位守护神,这棵红豆杉的根须就牵着毗邻的福建一个村庄子子孙孙的命脉,伤一根树枝,发一颗新芽,村里都会相继发生一场生老病死生命迹象。

这棵高大又古老的红豆杉,需要几个成人环抱才能丈量直径。应该也是村子里长得最高的树木之一。它把自己送入高高的天空,围绕中心的那簇簇枝叶,就如悬在半空的楼阁,让抬头仰望的人们只有羡慕的份。悬在那么高的地方生活,想必一定独居其味,此刻,在陆地行走的你我当然无法领略。相对于其他树木来说,它漫长生命的成功者。它矗立在经风历雨的头头,生存是多么艰难,但每根都都往土地的纵深处扎,一俯一仰不舍的架势,这是物种的力量。

在洋洋坑,走累了,随便进了一户农家想讨口水喝,便被热情的大伯大妈招呼着留下来吃午饭。山柴烧山泉水,泡上当

地自产自晒的野茶。喝着色泽清亮,醇厚幽香的红茶水。感觉人生之乐,不过如此,得失,爱恨情仇,金钱名利,都不过是春夏秋冬,随风而逝。凡夫俗子,有茶足矣。这就是野茶给你心灵带来的遥远回想吧。香喷喷的南瓜子和热茶摆在桌上,让你万般释然,一身轻松。还没有嗝好多瓜子,大妈招呼你到厨房去尝尝薄荷蛋汤味道怎样,看看是咸了还是淡了。呼啦呼啦,一碗蛋汤喝完了,薄荷的清香还在口中萦绕。腊肉蒸笋干已经端上了桌,紧接着是荠头煎小溪鱼、老南瓜、酸菜炒嫩笋。原生态农家饭的香味儿刺激着你的五脏六腑,此时,再矜持的人,也顾不上斯文,大快朵颐,肚子撑得圆鼓鼓。

村中平坦开阔处,两栋即将完工的爱心公寓错落有致,成了山坳里一道亮丽风景线。村民们居住偏僻分散,劳动生活很不便,镇政府认真规划,统一建设,按照城市小户型商品房的规格,将村里的12户扶贫贫困户安置居住。据村干部说,近日,村里的贫困户们总是兴致勃勃地结伴过来看新房,打听爱心公寓哪天完工,他们哪天可以搬新家;跟做梦似的,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干净明亮的楼房”。

走在山中,叮咚蜿蜒的溪流,丛林繁花的空灵,天然氧吧的清新,幽林的静谧,你把喧嚣远远地抛在身后,你这才真正感到,人是自然之子,你是行走在回归心灵家园的路上。

# 在大地与天空之间

沙爽

南京城已是万家灯火,但正如我所预期的,当飞机爬升过厚厚的、昏冥的霾层,天空之上,黄昏展露。夕阳已坠落到云层以下,在西南的天际,笔直地铺开一道玫红的霞光。而玫红只是个笼统的、粗略的叙述,因为它的真实色彩难以形容:玫红中加入艳黄和橙红,如果用水粉或丙烯描绘,以我个人有限的调色经验,鲜艳的色彩之间会相互混淆,无法维持应有的纯粹和清透。

而上帝的画笔正从西南扫向正西,在那里,它是一片被夕阳辉映成金黄闪光的水域。它有曲折迂回的海岸,和海水中间铅灰的岛屿。水波粼粼,一道灰黑的陆地斜斜地延伸到海水里……在它与我之间,隔着大片漫长而灰暗的泥滩,像无法逾越的天堑。这是让人目瞪口呆的时刻,是许多个黄昏的眺望重合在一起。它是我故乡的海,于渤海以东,一片可以静观夕阳辉煌沉落的海域。近年每逢春夏,小城市习惯在海边消遣黄昏——他们隔着长达几百米远的泥滩滩涂,遥遥西天一线闪亮的水面——真的只是一线,仿佛仅仅因为必要的慰藉,那光才没有彻底地逃离人间。

云上的风景于此变幻。在近岸处,暗铅色的云彩凝成一道耸立的巨岩,很像是我在某年夏天见到的礁石——那一组由漫长岁月海蚀而成的、原本呈门状的礁岩,早在我见到它之前,左侧的门框部分已经倾颓,门楣随之坍塌。始皇帝费尽心机找到的通天之门,无人目睹它的开启与闭合。而云彩在天上制造的盛景何与人间如此相似?或者,云彩也将轻易重建那道倾圮的天门,让某个飞升而至的灵魂得

以顺利进入天界?

而天空的沧海在须臾间换了桑田。霞光已尽,云端之上,暮霭沉沉。云端之下的人间,想必已是夜色苍茫了吧。隔着如此浓稠的云层,城市滑入又一个没有星光

的夜晚。值时机特意选择了西侧靠窗的位置,按照预想,我将在飞机降落之前,目睹天津城高空中的落日,尔后一头扎入夜色与灯火——它们是并存着的时间,并存着的景色,有如我刚刚挥别的南国灼人烈日,和同一天时间里阿尔泰降下的一场大雪。

然而那一天,航班延误,让我在南京机场的候机楼里,与云端辉煌的落日图景交错错过。

在云端,霾是可视之物。云朵的脏,即便在黯淡的光影中间,也不可能混同于黑暗。曾经的一个黄昏,当飞机穿过灰霾的

云层,西边天上的一轮太阳,由一个惨淡的光圈,突然变成了艳丽的橙红。舷窗外光芒耀目,一片白光之中,脚下那片灰白的泡沫之海凝滞不动。这泡沫细腻,仿佛匀入了时间的灰烬,沉重,黏稠,在起伏的表面上密布张力。时空静止,只剩下发动机徒然的轰鸣。

飞机再一次爬升,黯淡下来的西方天际,突然出现一道明亮的蓝,是靛蓝里加入了湖绿,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蓝天。

是的,我从不曾见过这样的风景,仿佛身在外星。

不知什么时候,飞机驶入两个云层之间,神秘的 airflow 波涌而过,机身抖动。没有人慌乱,大家都是见多识广的远行者,并对

自己置身其间的钢铁巨兽抱持盲目的信心。古人没有这样的飞行经验,却认定天有九重,他们究竟是如何得知的呢?难道他们的视力远超于现代人?这也有可能。彼时空气澄澈,没有雾霾,也没有电视和互联网之类摧残人类视力的家伙。他们用毛笔誊写或手工刻版的书籍,其字号至少相当于眼下的三号字。一册在手,转眼就翻完了。

从天上往下面看,有的云彩真的飞得很低。云谷幽深,那云彩在下方众云的谷底——它们一定是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看过的

那些云。那时候我乘坐的越野军在巴尔虎旗境内的国道上一路疾驰,我一度

疑心,只要爬上车顶,就可以抓住头顶的那朵白云。而在这低飞的云朵之上,丝絮般轻薄的小云彩慢慢流过,是浮在天地间的一脉清浅流水。然而转眼之间,云海升腾,在弦窗之外。是的,在这样的时候,你会感谢有人发明了这个词:云海。它波起云涌,一浪叠着一浪,横无际涯。它是动态的名词,因而气象万千。

在旅途之中,我还看见那些生长在天空中的植物,一种毛茸茸的灰白色灌木,它们有奇异的繁茂,在天风中微微起伏。它们占领了天空,成为这片领地里唯一

可数的宇宙,重现在大地上。

当飞机的火焰降低到云层之下,我看见天津,满城的高度那里一簇,这里一堆。机舱下不时掠过薄如雾气的低云,这些灯火随之闪灭开合,竟是像极了余火未熄的灰烬——如果你曾在夜间焚烧过送给故去亲人们的纸钱,你必定会记得那样的灰烬,它们是漆黑底色上瞬息绽放的微小红花,在不足一秒种的时间里盛开和凋谢。美到极致有时近乎诡异,纸的灰烬便是如此。

飞机降得更低了,可以看见路灯画出的城市街路,或直或曲,相互交叉又分离,倒像是黝黑大地上以利刃划出的伤痕。这个闪念令人惊悚,仿佛它同时带来了某种不祥的预示。而正当这时,前面几排座位上的婴孩突然尖声哭叫起来,似乎那预感正急于落到实处——据说,婴儿的直觉是最敏锐的,他们还保留着动物性的机敏和通灵能力,总能看到一些成人无法看见的东西。——这个襁褓中的小男孩提前看到了什么?

我的担忧是多余的。几秒钟后,飞机顺利落地,一阵颠簸滑行,缓缓对接上登机口。

又一场旅途结束了。

沙爽,作品散见《诗刊》《散文》《钟山》《天涯》《大家》等刊。出版有散文集《手语》《春天的自行车》《逆时光》《拈花》,长篇历史人物传记《桃花庵主——唐寅传》,历史随笔集《味道东坡》等。



## 我与新中国

###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## 山湾巨变

伍晓芳



和无数个乡村的夜晚一样,外婆家的村庄,暮色总是来得慢条斯理,和小路上暮归的老牛一样的步伐,和鸭子一摇一摆从池塘里爬上来一样的节奏。罗花鸡在暮色合拢的最后一刻才依依不舍地迈进笼子。当舅舅把柴刀锄头放在走廊,水缸边响起哗啦啦的洗手洗脚的声音。这时,杉木屋里煤油灯就亮起来了,腌菜炒辣椒的香味飘出来了。一家人开始围着桌子边说话边吃饭,舅舅偶尔会把筷子敲打在一个表哥的头上。一种原始而安静的生活,像清冷的月光一样,把这个村庄笼罩。这个村庄叫邓湾村,是我母亲的故乡。就是这个小小的山村,珍藏了我半个童年的记忆。也是这个小小的村庄,经历了一段不同寻常的风雨。

邓湾村坐落在一个马蹄形的山湾里。是一个有着20户人家的小村庄。大都姓张,席、罗两家杂姓也早已与张姓联姻,有了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。村庄地带狭长,十几栋房屋一字排开。房屋紧靠大山,树上的叶子风一吹就会飘到瓦片上,被雪压弯的竹子也总是垂到屋顶。春天,房后的屋檐下、厨房里一不小心就会钻出一根竹笋。山泉流下来直接就到了厨房的水缸里。村庄的前面并没有开阔的平地,也没有田畈。四五十米远处就是一石头铺就的一条多宽的小路,路上唯一的一棵树一株苦枳树,用干瘦的荆棘直指着天空,似乎代表着某一种隐喻。那是贯穿整个村庄,通往各家各户的一条主路。称之为“港”的小河依村而过。河水四季清澈,大人们在河里洗衣、洗菜,也洗粪桶。小孩在河里洗澡,捞鱼虾,也捞喂猪的丝草。河的下游筑了一个水坝,建了一个石碓房。石碓一天到晚都在唧唧呀呀地叫,舂米,捣做毛边纸的药渣。说到毛边纸,总会想起大舅舅,他常常坐在走廊上,把竹烟筒塞满烟丝,再折好一截毛边纸,用铁片和火石一敲,溅起的火星就把纸点着。舅舅吧嗒吧嗒地抽起烟来,一圈一圈的烟雾让夜色更浓。

河的对面是一座更高的山,叫望家山,站在山腰能看清整个山村的面貌。山腰上分布着一块块梯田,叫“担谷岭”,春秋两季,他们在担谷岭上劳作,挑下一担担沉甸甸的生活。望家山的山脚盘旋着一条蜿蜒的公路,这是山村连通外界的唯一纽带。马路上会一天有一趟客运汽车,偶尔也会开过几辆装毛竹和杉木的东风牌汽车,车后,扬起一阵黄土的灰尘。

两座山,一条路,一条河,把邓湾村收纳在这个马蹄形里,看不到更多的天地。他们知足地过着平静,单调,负重而原始状态的生活。谁也没有想过改变和搬迁,更没有想过外面的天地是怎样的。

有一年,大雨持续下了五天,五天里,女人纳着鞋底,男人编着棕绳。后山的泥土突然松动、下滑、倒塌,泥土滑到了二舅家房屋的后墙上,大堂舅家的猪圈被泥土掩埋了,二外公家的厨房柱子被压斜了,姨母家的后山还有一处出现了裂缝。村民们惊慌起来,感觉整座大山就要坍塌。二舅是村小组长,他冒着大雨走了五公里山路,去了村里向村支书汇报。村支书立刻带了二舅去乡里汇报。乡里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实地勘察,发现山体出现滑坡现象,险情十分严峻和危急。村民显得惊恐无助。乡政府连夜送来了二十多顶帐篷,在安全地带搭建了临时住所。二舅,一个只读了三年小学的一个普通农民,作为村小组长,此时肩上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重大责任。半夜,雨依旧下得很大。马路沟渠里污浊的泥水哗哗地流淌。舅舅穿着雨衣,拿着手电筒,沿着二十多顶帐篷从东到西一路巡查。

住帐篷的日子,乡政府每天有人来慰问,了解生活情况,送来大米、油盐、饮用水。大雨又下了整整一个星期,天终于放晴。灾情解除后,村民们又回到了老屋,内心的恐惧却很难消除。房子搬迁迫在眉睫,可又是能搬到哪里呢?

经乡村干部和村民反复商讨,决定在望家山,开山挖土,重建一个村庄。说干就干,政府很快下拨资金。勘探队来了,铲车来了,挖土机来了。劳力全部出动,他们炸山壁,撬石头,挖泥土。他们用板车拉,用竹箕挑,开山造地。

市县两级政府和社会爱心组织,给予了新村建设的大力支持。他们拨来工程款,和救助物资,用信念用爱心支援邓湾人重建家园。二舅是村民和政府之间联系的纽带。他每一次和乡干部进城办事,心情沉重,而每一次回家,他都特别激动和兴奋。因为他感到自己的村庄不是孤独无助,它的身后有强大的政府在支撑。

望家山终于被铲平了半座,露出了一块月牙形的平地来,足够村民自建房。

建筑队请来了,钢筋水泥沙子拉来了。挖地基,砌砖,打平顶,又是一番热闹景象。乡亲们东拼西借,再加上政府的补助,很快,一排排排列整齐的楼房就建好了。当暖暖的炊烟升起来,家家户户的电灯亮起来,望家山终于有了一个新的村庄的模样。

邓湾村依旧是在马蹄形湾上。只是不再依在山脚,河边。而是高高地立在山顶。河像玉带一样从山脚掠过。他们站在楼顶。伸手就能摸到云,太阳离他们那么近那么近。

转眼间,十余年过去了。政府一直在持续地关注这个新开辟出来的村庄,在新地基外圈的坡面上做了防护栏和排水沟,坡面进行固化,还种植了树木,以防止水土流失和滑坡。还建起了休闲广场,粉刷了外墙,打了水泥路,装上了太阳能路灯。大多数的房子已被重新装修,贴上了光亮的瓷砖,装上金灿灿的铝合金门窗,还添置了各种家具电器,有移动信号,WIFI信号畅通无阻。远看新村,清一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芒,山村就像山顶上立着的一只雄鸡展示出它光亮的羽毛。

每年过年,村民已不再满足于自家杀鸡宰鸭,关起门吃年夜饭。他们更像一个大家庭,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,吃团圆饭。似乎只有这种方式,才能表达他们心中的喜悦和幸福的状态。连续四年,全村人都是聚在一起过团圆年。大锅菜炒起来,二十张圆桌摆起来,龙龙宴吃起来,美酒喝起来。